

第一章 偏心的娘親

「死丫頭，都日上三竿了還敢賴在屋子裡，看我不打死妳！」

迷迷糊糊之中，趙小丫被從床上拽了下來，好些時候回不過神，腰間被用力的一擰，耳邊響起的咒罵令她一個激靈，懷疑的捂著自己的雙耳。

她聽得見？她再次聽得見了？

她失聰多年，早已習慣了安靜的世界，沒想到現在……

她忍不住想笑，眼角餘光看到一個陰影靠近，下意識的伸出手一把捉住要揮向她的掃把。

一直以來，趙小丫便是個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懦弱性子，猛一反抗倒令劉彩鳳愣住。

趙小丫黑黝黝的眼珠子像是看陌生人似的盯著她，劉彩鳳回過神，鬆開了掃把，手不留情的甩了過去，「膽肥了，還敢瞪著我瞧。」

趙小丫翻身想躲，但渾身痛得沒有力氣，原該落在她臉上的巴掌最終狠狠地打在她的背上，她痛得哼了一聲。

劉彩鳳氣呼呼的扭腰看著她，「我告訴妳，妳最好死心，今天妳就算死了也得給我嫁到李家村去。」

趙小丫的腦子糊塗了，只覺得眼前一切熟悉又陌生得可怕，顧不得身上的痛楚，跌跌撞撞的衝了出去，就連撞到了人，腳步也不停。

「死丫頭！」劉彩鳳伸手要捉但撲了個空，追了幾步朝著她的背影吼道：「妳有膽子就死在外頭不要回來！」

被撞了一個踉蹌的趙雪捂著肩，秀氣的眉頭輕皺，「娘，妳這是怎麼了？一大清早吵吵鬧鬧，不讓人安生。」

劉彩鳳看到自己的大閨女，臉色微斂，「還不是那個死丫頭，睡到這個時候，妳瞧瞧，爐灶還是冷的。」

趙雪看著灶房的冷鍋冷灶，心底也是不滿，只不過她不像劉彩鳳總將厭惡表現在臉上，「算了，興許是還在鬧脾氣，過幾日就好了。時候不早了，我去弄點吃的。」

劉彩鳳又咒罵了趙小丫幾句，拉住了趙雪，「我的好閨女，妳別沾手，先回房去坐著。今日還得進城裡去跟程娘子學字，別弄髒了衣裳。」

「還是娘對我好。」趙雪不忘誇劉彩鳳一句。

「我就這麼個大閨女，自然對妳好。」劉彩鳳走進了灶房，忙著起火煮食。

趙雪原想回屋子，但看著被趙小丫打開的院門，「娘，小丫就這麼跑了，會不會不回來了？」

「那個死丫頭能去哪裡？」關於這點劉彩鳳根本不擔心，「離了這個家，她身無分文，只能死在外頭。」

趙雪與趙小丫不過相差一歲，但是趙雪已經長得亭亭玉立，一頭秀髮烏黑亮麗，每隔五日還會被劉彩鳳送進城去跟女夫子學琴棋書畫，但趙小丫卻是瘦骨嶙峋，頂著一頭枯黃的頭髮在家裡做牛做馬。

「娘，這次難道是我們做得太過了嗎？」

劉彩鳳哼了一聲，將火升起，拿著掛在腰間的鑰匙打開一旁的櫃子，拿出豬油和雞蛋，打算煎幾個蛋給趙雪補補。

「她明年十五，現在定下親事怎麼不成？」劉彩鳳說得臉不紅氣不喘，壓根沒想到趙雪今年十五，若要訂親也該是她先，「這次李家給了五十兩銀子當彩禮。」趙雪聞言眼睛一亮，「這麼多？」

劉彩鳳點了點頭，壓低聲音對趙雪說：「這些錢讓妳明年進京用，憑我好閨女的容貌，怎麼可以埋沒在這個破爛山村呢。」

趙雪的臉微紅，她長得確實極好，是這十里八村的大美人，對她有心思的人家不少，但是劉彩鳳的眼界高，全都看不上眼。

劉彩鳳年輕時是光州城內的姑娘，要不是有個沒出息的兄長，敗光了家產，她再怎麼樣也不可能嫁到城外的大山村來。

趙雪心如明鏡，知道低嫁這事是她娘心中的一根刺，所以打小便特別疼她，散盡家產也要讓她學習大戶人家閨女的作派。

趙小丫卻是同娘不同命，與其說是趙家的閨女，不如說是趙家的奴才。天與地的待遇，村裡人見了也不是沒議論，最後只能說趙小丫跟自己的親娘沒緣分，誰叫趙小丫長得不像她娘，瞧瞧趙雪就像極了劉彩鳳年輕時的樣子，長得漂亮自然討人喜歡。

劉彩鳳前些日子替趙小丫尋了門親事，這門親事說穿了就是賣了趙小丫，讓趙雪有盤纏可以進京嫁高門。

誰知道向來聽話的趙小丫竟然在親事上與劉彩鳳槓上了。

趙雪想到五十兩銀子，心思動了起來，「娘，若是小丫死也不嫁怎麼辦？」

劉彩鳳的眼底閃過一絲陰狠，「她不嫁，我綁也綁著她嫁。」

她一陣惱火，原以為打趙小丫一頓這丫頭就會安分，誰知道今天起來倒好，竟然用頭出了門，這可不成。

她搖了搖頭，「看來我得想個辦法。」

自小嬌養的女兒長得如她年輕時貌美，今年十五，再不快點給她挑門親事就太遲了。只是要進京去，身上沒備足銀錢也不成，所以她才動了把趙小丫的親事定下換彩禮的念頭。

劉彩鳳從沒打算帶著趙小丫一同進京，想到她的長相就覺得倒胃口，等她明年十五，就把她嫁到比這裡更遍遠的李家村給李虎當媳婦。

李虎是個傻子，不然也不會拿出這麼多的彩禮娶媳婦。

這事兒李家沒瞞，劉彩鳳也不在意，反正在她眼中趙小丫命賤，能嫁給傻子也是福氣。

「娘能想到什麼法子？」趙雪低垂著頭，裝出一副不安的神情，「小丫這次咬死不嫁，若鬧開來，只怕妳想將小丫嫁人，村子裡的人也不同意。」

劉彩鳳一陣心煩，皺起了眉。

大山村因靠近光州，所以村民日子過得還不錯，但就是平時愛管閒事，她管教趙小丫的時候沒少見人來攔，成親這種大事若是趙小丫真鬧起來，這還真說不

準……

死丫頭笨了一輩子，沒想到還知道女人嫁人若是嫁不好，這輩子就完了。

「娘，我前些日子在師傅那裡聽說城裡有個姑娘被人發現跟個男人在床上，鬧了個沒臉，急急地被爹娘給嫁了出去，妳說這事兒……」趙雪的話音隱去，沒將話說完。

劉彩鳳一下子就意會，立刻笑開來，「還是咱們趙雪聰明，娘知道怎麼做了。」趙雪臉上帶著淺笑，「我也是看娘煩惱才說上一嘴。」

「知道了！知道妳乖。」劉彩鳳將煎得香噴噴的蛋給她，「拿去堂屋吃吧。」

「謝謝娘。」趙雪笑了笑，一個轉頭就看到進門的趙老爹。

趙老爹一起床，東西都沒吃就去田裡澆水。

趙雪對劉彩鳳使了個眼神，劉彩鳳點了點頭表示知道。這個老頭子心軟，若真讓他知道點什麼，就怕會來破壞。

「死老頭！」劉彩鳳扯著嗓子嚷道：「那個死丫頭飯也不做就跑出去，你還不過來煮東西，難不成還要老娘伺候你不成？」

趙老爹低頭聞著屋中的香味，看到趙雪坐在堂屋裡吃的東西，心中一嘆，卻沒有怨言，只是久久才擠出一句，「小丫不嫁，妳就別逼她。」

「閉上你的嘴。」劉彩鳳從櫃子裡拿出點米糧讓趙老爹熬粥，然後又將櫃子鎖上，「要不是因為你沒出息，我有必要這麼辛苦地謀算嗎？」

趙老爹一邊在鍋中加水，一邊嘆了口氣，他這輩子被欺壓慣了，早放棄反擊。他都快忘了當年第一次在城裡看到劉彩鳳時那莫名的喜悅感受，想當年他雖父母早亡，但父母留下了些家產，再加上自己的木工手藝，因此也存了些銀錢。這漂亮的姑娘一下子令他看直了眼，要不是劉彩鳳因哥哥鬧了事，家中正缺銀兩，他砸鍋賣鐵的湊足了彩金，只怕這輩子也沒福氣娶到貌美的劉彩鳳。

當時他樂得作夢都會笑，只是這樣的美好成親沒幾年就磨得差不多了。

想到劉彩鳳堅持要將趙小丫嫁給個傻子，他心中不捨又愧疚，原本就瘦弱的身子更顯出老態。

或許嫁給個傻子也是好的……看著水沸冒出的白煙，趙老爹的眼迷濛了起來。

離開趙家，沒了刻薄偏心的娘，小丫的日子過得應該會比如今更好才是。

縱是自欺，他也只能抱著這想法一日過一日。

趙小丫一股腦的衝出家門，沒跑多遠就覺得渾身失了力氣。

她大口喘著氣，忍著暈眩，明明是個已經要及笄的姑娘，但面黃肌瘦、骨瘦如柴，頂多像個十歲的孩子。

她搖搖晃晃的走上山徑，她住的村子四周被綿延不絕的高山環繞，夜深人靜時偶爾還會聽見深山裡傳來狼嚎聲。

村民平時採摘野菜、野果都不敢往深山走，就怕一個運氣不好遇上狼群，死無全屍。

但趙小丫打小就被逼著上山幹活，平時靠近村子裡能吃的野果、野菜都被採摘一空，為了不挨打，她只能往深山裡走。

狼可不可怕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怕極了她娘。

趙小丫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只覺得腳步沉重得再也走不動，最後顧不得髒，直接席地而坐。

其實趙家在村子裡的日子不算難過，趙老爹是個木工，平時給村裡人打些桌椅板凳，偶爾還能拿到城裡賣，賺的銀子不少。

趙小丫卻連個正經的名字都沒有，只是小丫、小丫的叫著，平時在家吃不飽穿不暖，日子過得比家中養的牲畜還不如。

若是家中兩個閨女日子過得一樣也就罷了，但大閨女趙雪卻是個嬌養的大小姐，放眼這十里八村沒幾戶的閨女能像她一般，穿的是上好布料，還特地進城找女夫子學琴棋書畫。

趙小丫捂著臉忍不住痛哭失聲。

她的日子過得苦，但是她很少哭，因為她一直記得小時候住在村東的一位姊姊。姊姊家裡孩子多，有好東西都要給弟弟們，天天吃不飽飯，有著幹不完的活，但姊姊跟她說——

「小丫笑起來很好看，像天上的月牙兒，只要小丫笑，姊姊心情就好。所以日子苦沒關係，咱們就要笑，笑了日子就不苦了。」

她相信了姊姊的話，她喜歡笑。

前年姊姊被她爹娘嫁給隔壁村子死了三個老婆的老鰥夫，只因為人家出得起最多的彩禮錢，正好可以給她弟弟娶媳婦。

姊姊出嫁那一天還是笑了，卻比哭還難看。

出嫁後第一年姊姊就上吊死了，她知道嫁得不好就跟姊姊一樣沒有好下場，所以她不想嫁給李家傻子，她想反抗，可是最後……

想到上輩子最後的下場，趙小丫的淚水掉得更凶。

她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當聞到空氣中帶著烙餅的油香氣時，她只以為自己因為餓極了產生錯覺，只是這味道一直不散，她放下了手，果然看到油亮的烙餅。

臉上掛著淚，趙小丫抬起頭，熟悉的身影映入眼中，才剛止住的淚又猛然落下。站在面前頭髮花白的老人家皺了下眉，眼底寫著無奈和不捨，將手中的烙餅塞進了她的手裡，如來時一般不發聲響的往山下走。

趙小丫連忙用力地抹去臉上的淚，拿著烙餅追了上去。

這十里八村內沒人知道眼前這位嚴肅的老頭子姓啥名誰，來自何處，只知道他是個能人，尋常人不敢進入深山，他卻像走自己家，每每進山從未空手而歸，前幾年還曾赤手空拳打死一頭下山的猛虎，名震一時。

「爺爺，我不餓。」趙小丫雖然餓極，卻不想厚臉皮搶老人家的口糧。

老頭子頭也沒回，繼續往前走。

趙小丫看著老人家雙肩上各背著頭野鹿和沉沉的竹簍，就知他今日上山的成果豐厚。

吸了吸鼻子，她將烙餅塞進衣襟，伸出手想要幫忙接過竹簍。

老人家終於因為她的舉動而停下腳步，轉過頭居高臨下的看著她。

「爺爺，你讓我幫把手。」趙小丫因為瘦得沒幾兩肉，顯得臉很小，但一雙眼睛卻特別大，「不然我不好意思拿吃的。」

老頭子最後沒有拒絕，將竹簍給她。

趙小丫對他一笑，咬著牙將竹簍給背在肩上，略微吃力的跟在他的身後。

看著前頭寬厚的背，趙小丫的心思飄遠。

初見老頭子時趙小丫不過四、五歲的年紀，已經得忙著做家中雜活，她是在山上撿柴時遇上了初來乍到的老頭子，彼時的他看來有些狼狽，似乎趕了許久的路，連鞋都破了。

當時劉彩鳳一天就只給她一個窩窩頭，她看他可憐，雖不捨但還是將自己吃剩一半的窩窩頭和水給他。

老頭子什麼也沒說，吃了她的東西之後，進村子裡找上村長，給了村長一筆銀兩，在離村子約兩里路的地方買了一大塊地，建了棟竹樓，四周種滿了青竹，幾年過去，那一片竹林更顯茂密。

老人家從不與村裡的人打交道，因為長得人高馬大，一臉凶狠，所以尋常人也不敢接近他。

大山村裡的孩子向來皮實，不少人家都用老頭子恐嚇孩子，說不乖的話，竹林裡的老頭子半夜會過來把孩子抓回去吃了。

久了之後，「竹林裡的老頭子會吃人」這句玩笑話深植人心，演變至今還真像有這麼回事。

村子裡的人無事，別說竹樓，就連竹林都不會靠近，看到老頭子走來都遠遠的繞開。

只是趙小丫不怕他，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老爺爺是個面惡心善的好人，她在山裡遇上老爺爺幾次，每每他總會給她吃的。

長這麼大，願意將家中吃食分出來給她的，除了老爺爺外再無旁人。

她的手不自覺落在自己的手腕上，那是一條用獸牙做成的手串。

當年老頭子打死山中猛虎，不單引起十里八村的議論，就連城裡都聽聞威名。他將虎骨、虎肉全賣了，留下獸皮和獸牙，將獸牙串成手鍊，並以她在山上幫他抬東西下山為由送到趙家，特別交代是要給「趙小丫」。

劉彩鳳和趙雪這麼多年來礙於老頭子威名，就算是眼紅也不敢動手搶。

顧喬成眼角餘光看到趙小丫的動作，不由在心中嘆了口氣。他年輕時久經戰場，深信獸牙避邪之說，戴著獸牙更是堅強勇敢的象徵。他心中同情趙小丫，偏偏小丫頭軟弱，不知反抗，就算他想多管閒事，小丫頭自己不爭，他也幫不上忙。

顧喬成不動聲色地留意吃力地想要跟上自己步伐的趙小丫，稍稍放慢了腳步。

趙小丫忍著身子不適，摸了摸獸牙手串。以前她不懂，以為老爺爺是看她可憐，身上沒半點首飾才贈她，直到後來才知他給她獸牙的真正心意，只可惜她知道得太遲。

跟著顧喬成走進竹林，趙小丫目光帶上一絲懷念，村子裡的人都說這裡看來陰邪，但她卻覺得這裡是極美的地方。

上輩子她最後還是被逼著嫁進了李家，而這片竹林也被把火燃燒殆盡，連同優美的竹樓都燒得一絲不剩，從此她沒再見到老爺爺。

她情願相信老爺爺離開了這裡，也不想去想老爺爺可能死在這場大火之中……穿過竹林，竹樓出現在眼前。

走在前頭的顧喬成推開竹樓前的小門，趙小丫守規矩的將竹簍放在門邊。

顧喬成終於開了口，「妳等會兒，我割隻鹿腿給妳帶……」

趙小丫沒等顧喬成說完，轉身就跑。

顧喬成看著一下子就溜得沒影的嬌小身影，不由得一嘆。

小丫頭一直都是個好的，只是攤上偏心的爹娘，再加上自個兒不爭，旁人想幫忙也無力，只怕這輩子是毀了。

他雖心有不捨，但也沒有試圖改變什麼，自個兒的路終要自己走出來。

趙小丫頭也不回的跑了一段，還沒跑出竹林就一陣頭暈，最後不得不喘著氣停下來，在天旋地轉之中癱坐在地。

這副身子現下真得太弱，趙小丫抬頭看著透過竹林的光線無力的心想。

一陣微風吹來，竹葉擺盪，吹散了夏末的暑意。

上輩子很長一段時間，她聽不到任何聲音，如今風聲、樹葉擺動聲聽來是如此美妙。

久久，她露出了一抹笑。

日子很苦，再苦也得笑。如今她又能聽到聲音，她相信一切都會變得更好。

烙餅的香氣勾引著她，她受不了誘惑，拿出來用力咬了一口。

老爺爺的日子過得好，家中不缺油和糧食，所以她手中的烙餅分量足，油用得也多，但是……鹹得幾乎難以入口。

趙小丫對顧喬成的廚藝早就沒有期望，顧喬成雖常塞吃的給她，但是那味道真的不提也罷。

她沒帶水，可實在是餓得緊了，還是把烙餅全數吃進肚子裡。

有了點力氣她才輕輕吐了一口氣，撐著身子站起來，緩緩地往村子的方向走去，手撫著獸牙手串，一步一步走得堅定。

眼底的軟弱褪去，上輩子沒躲過悲劇，這輩子重來，如果再被算計她就真的是無藥可救，活該一輩子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上輩子因為苦，她的笑很多。這輩子她依然要笑，但是要快樂的笑。

有些人的心是石頭，費盡心思也悟不熟，既然如此，她又何苦為難自己去迎合。

第二章 設計毀名聲

接下來幾日，趙家平和得不似尋常，趙小丫卻彷彿未覺。

上輩子她被打，在床上硬是裝死的躺了幾日，天真以為家中平和是因為自己打動了娘親，娘親決定不把她嫁給李虎，卻不知這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今天一早看到劉彩鳳打扮妥當的出門，趙小丫心中了然，卻依然無事似的，該幹

的活兒半點沒有少。

直到天色不早，見劉彩鳳還未歸家，趙小丫去敲了敲趙雪的房門。

村子裡的人都知道趙家兩個閨女的待遇是雲泥之別，趙雪住的是大堂旁冬暖夏涼的大房間，而趙小丫卻住在緊臨著灶房的小房間，大小竟比堆放柴火的小屋還小上一些。

趙小丫低垂著頭，擺出以往軟弱的模樣站在房門口，平時沒得首肯，她不能踏進趙雪的「閨房」。

趙雪聽到敲門聲，嘴不禁一撇，眼底閃過一抹算計，慢條斯理的放下手中的繡線，理了理衣裙，這才將門打開。

在夕陽的餘暉照耀下，趙雪漂亮得就像天仙似的。

看著她頭上金釵閃著光亮，趙小丫有片刻的失神。

趙雪看她看傻了眼，眼中閃著得意，「小丫，有事？」

趙小丫眨了下眼回過神，她早摸清趙雪笑面虎的本性，若說劉彩鳳是個惡毒的真小人，趙雪就是個虛偽的偽君子。

趙小丫露出一抹怯怯的淺笑，「娘出去了，可是時辰已經不早，我得做飯，若再遲些，爹回來得餓肚子了。」

趙雪狀似苦惱的皺了下眉，「瞧我，只顧著理繡線，竟沒注意時辰，妳等會兒。」知道趙小丫不敢進門，她沒將門給關上，轉身走向床邊，打開了床頭的櫃子，再出來時手中已經多了把鑰匙。

家裡的糧食大多鎖在灶房的櫃子裡和地窖，平時鑰匙放在劉彩鳳手上，今天她出門時特地交給趙雪。

趙小丫低頭跟在趙雪身後走進灶房，看著她開了櫃子從裡頭拿出糧食、油、鹽等調料。

明明是一家人，但她們防著趙小丫就跟防賊似的，連糧食都不讓趙小丫有機會碰到。

趙小丫心想自己以前當真是個傻的，竟理所當然的受了這些不公平的對待多年。

「今日娘不在，小丫就休息休息。」趙雪轉身，嬌笑著側頭看著趙小丫，一臉和善的說：「平時姊姊也沒幫妳做些什麼，不如今天就由姊姊掌廚，不過妳可別嫌棄我的手藝，我只會簡單的下個麵。」

若是以前，趙小丫肯定感動莫名，如今她卻是心中一陣發寒，木木的回道：「不成的，娘親說姊姊是天生富貴命，不能讓妳幹粗活，不然手該粗了。」

自小劉彩鳳便嬌養趙雪，趙小丫懂事起就被教導要護著姊姊，給姊姊當奴才，不能讓姊姊幹活，因為以後家裡的好日子都得靠姊姊。

「妳別緊張，娘不在，妳就鬆快一日。」趙雪安撫的拍了拍她的手，「去歇會兒，別在這裡看著。我本就廚藝不精，有妳在一旁盯著只怕會更手忙腳亂。」

趙小丫這次沒堅持，乖乖的點了點頭，「姊姊可別累著，有事兒就叫我一聲。」

「知道了。」趙雪輕推了她一把，「快出去吧。」

趙小丫走出灶房，但她沒有往大堂而去，而是繞到屋外，躲到灶房窗下小心的探

頭。

趙雪沒有注意到她，只專注的煮水，等水煮開，便將麵條放進鍋。

起鍋後，趙雪將麵條分裝在三個海碗裡，防備似的朝門口看了眼，見沒有人這才從衣襟內拿出藥包撒在其中兩碗裡。

最後盯著想了一會兒，重新起油鍋煎了兩顆蛋各自放在加藥的碗裡。

趙小丫看著心直往下沉，原來一切真如她上輩子所猜想，她不懂，為什麼明明是一家人卻要陷害她？

她有些失神的坐在地上。

「小丫！」

聽到趙雪的聲音，趙小丫吸了口氣，強打起精神，走到後院隨手摘了幾根黃瓜回來。

「妳去哪了？」趙雪看到她問。

「我見黃瓜再不摘就要老了，所以摘了幾根，明天給爹做拍黃瓜，爹愛吃。」

趙雪笑了笑，嘴上言不由衷的誇讚，「還是小丫懂事。」

趙小丫將黃瓜放在一旁，目光盯著灶上放了蛋的那兩碗麵，「看起來真好吃。」

趙雪注意到她的目光，心中冷笑，面上卻不顯，「這兩碗是特地為妳和爹做的，趁著娘不在，我拿了兩顆雞蛋給妳和爹補身子，妳可別跟娘說。」

看著她的笑，趙小丫的心一陣陣發寒，就算重活一世，她還是想不透趙雪年紀輕輕，為何心思能如此惡毒。

上輩子她看到這碗加了蛋的麵時心中有多感動，如今心中就有多厭惡。

她斂下眼，「還是姊姊對我最好。」

「傻丫頭，妳可是我唯一的妹妹。」趙雪拉著她的手，「我不對妳好，誰對妳好。」

趙小丫笑了笑，不動聲色的抽回手，拿出趙老爹做的木托盤將三碗麵放在托盤上。

趙雪心想如今出不了岔子，也沒和趙小丫搶著幹活。

趙小丫看了眼爐灶，「等會兒趁著灶裡還有火，我先燒些水讓姊姊晚上能擦洗，睡得好些。」

趙雪覺得自己一身油煙味，確實想要洗洗，「小丫真懂事，對姊姊真好。」

「我向來真心待姊姊。」原本要走開的趙小丫突然停下腳步，專注的看著趙雪的雙眼，「我們是一家人。」

趙小丫瘦小，臉不過巴掌大，一雙眼更顯得黑白分明，趙雪看著她圓圓的大眼睛，莫名的心虛升起，但終究只是一閃而過。

她自幼被教導自己將來要前往繁華京城，可不是一輩子待在大山村裡，如今時間到了，出賣她自懂事便看不上眼的趙小丫，就算難受也只是一瞬間而已。

「妳端著麵小心點。」她用手當扇搨了搨，「我先去外頭了。」

「好。」趙小丫的回應輕如嘆息。

她不是沒看出趙雪心虛，但是縱使如此又如何？自知為惡，不知回頭也是枉然。

趙小丫低下頭，眼也不眨的將蛋換了個碗。

當她端著木托盤走出去時正好見趙老爹進門，兩父女對視了一眼，趙老爹一聲不

吭的走到牆角的水缸旁用水沖洗手腳。

趙小丫將麵放在堂屋裡，走出來輕喚了一聲，「爹，姊姊說娘親有事進城會晚些回來。麵煮好了，是姊姊親手做的，爹快過來，趁熱吃。」

趙老爹聽到是趙雪下廚有些驚訝，他比任何人都知道趙雪十指不沾陽春水，這十里八村可沒一個閨女養得像他們趙家這麼細緻，就像劉彩鳳說的，閨女長得好，將來有大造化，總要嬌養著。

趙老爹對於有這麼漂亮的閨女自然也是欣喜，只是見趙雪越大長得越好，但性子卻隨了劉彩鳳，骨子裡自私自利又涼薄，他不由得嘆了口氣，這性子就算真有福氣嫁進好人家，也少不得吃苦頭。

「妳娘不在就進屋來吃。」趙老爹看著端了海碗就要往外走的趙小丫說。

趙小丫的目光看向不發一語的趙雪。

趙雪這時才反應過來，笑著說道：「是啊！娘不在，小丫快坐下。」

在趙家，平時趙小丫根本不能上桌，劉彩鳳的意思是她長得一副窮酸樣，看著她就厭惡。趙老爹不是沒為此跟劉彩鳳吵過，最後是趙小丫不想讓趙老爹難做，乖巧的一個人窩在灶房裡。

「別愣著，快吃吧。」趙老爹揮了揮手中的筷子催促。

趙小丫乖乖坐下，在趙雪時不時飄向自己的目光中將一海碗的麵全吃進肚子裡，她捂著有些撐的肚子諷刺的心想，難得今日可以吃一頓飽飯。

趙雪看著趙小丫撫著肚子的模樣，嘴角帶著一抹譏諷，果然是娘說的窮酸樣，不過一碗麵，吃得跟餓死鬼投胎似的，沒幾口全塞進肚子了。

見趙雪一碗麵還有一半，趙小丫站起身先去灶房燒火。

等她回來，趙雪已經吃完，看來她今天心情不錯，食慾極好。

趙小丫手腳俐落的將桌子給收拾好，把碗筷拿到院子牆邊的水缸旁洗乾淨。

趙雪覺得頭有些發暈，輕揉太陽穴強打起精神，叫著院子裡的趙小丫，「小丫，別忙，碗先擱著，我跟妳聊聊。」

「等會兒。」趙小丫拉高聲音對堂屋說道：「不過幾個碗，很快就好，等會兒燒的水就好了，我抬進房裡給姊姊梳洗。」

趙小丫的好精神令趙雪心中疑惑，但她眼皮子太重，也沒有細思，「等會去妳房裡聊。」她沒忘了，她得確定趙小丫在房裡睡死了才行。

「好。」趙小丫乖巧的回應。

趙雪撐著頭，覺得暈得厲害，強撐著精神等著趙小丫。

等到趙小丫忙完，走向堂屋，只見趙老爹的頭也是一點一點的，昏昏欲睡。

趙小丫輕聲說道：「爹，你累了就先進房去躺會兒，等會兒我也抬桶熱水進你屋裡。」

趙老爹聞言沒有拒絕，他今晚本想多做點木工，趁著下次進城擺攤賺銀子，但應該是田裡的活兒太累，所以實在累了，想著反正劉彩鳳不在，能偷懶一天，就回屋去歇了。

趙小丫到了灶房沒有忙著打水，而是站在爐灶前一動不動的等著，直到聽到趙老

爹回房的聲響，她才慢條斯理的回到堂屋。

趙雪隻手靠在案上撐著頭，已經閉上了雙眼。

她知道這是迷藥的效果，上輩子她不知情的吃了下藥的吃食，也是昏睡到天亮才被外頭的吵雜聲吵醒。

對趙小丫而言，那日是一場永無止境的惡夢。

被吵醒時，她旁邊躺了個男人，就是傻子李虎。

她嚇傻了，不知如何反應，只能任由劉彩鳳顛倒黑白，讓她名聲盡失，在村民面前哭天喊地的把她痛打一頓，最後在眾人指指點點的目光底下定下親事。

等她回神想要為自己辯解，卻被劉彩鳳以不孝失貞為由又狠狠的打了一頓。

自從「失貞」之後，她被打得更狠了，再沒有任何一個村民替她說一句話……她趙小丫是個失貞失節、不檢點的女人。

趙小丫伸手輕摸趙雪光滑的臉，確實是個標緻的姑娘，可惜心是黑的……

她抿了抿唇，不容許自己反悔，彎下腰一個使勁把趙雪給背在身後。

她雖看著瘦小，但自小幹活，力氣自然不像一般姑娘家小，背著比她高大的趙雪並不覺得吃力。

她將趙雪背到自己的房裡，放到木板床上，居高臨下的看著熟睡中一動也不動的趙雪。

最後她輕輕一嘆，喃喃道：「睡吧。」像是對著趙雪也像是對自己說：「等天亮，一切都不一樣了。」

她頭也不回的轉身出去，沒將門給拴上，抱著雙腿在灶房內選了個陰暗的角落坐下來。

天色已暗，四周一片寂靜，她卻了無睡意，時間越晚，她的腦子益發清醒。

也不知坐了多久，外頭小院子傳來聲響，她連忙縮著身子，大氣不敢喘一下。

進入院子的是劉彩鳳，她的身後還跟著一個婦人和一個矮胖男子。

「李家嫂子，現在那丫頭肯定睡死了。」劉彩鳳壓低聲音對著身後的婦人說道：

「她的房間就是灶房旁的那間，嫂子小心點跟著我，咱們先將虎子帶進去。」

李大嬸點了點頭，等劉彩鳳背過身子，她的眼神就變了味道，有著掩不去的鄙棄。

還說是城裡出生，識得幾個大字，見過大場面，但瞧瞧這幹的都是什麼事？為了銀兩，自己閨女的名聲都不要，這還是不是人？

她心裡雖不屑，嘴巴卻閉得很緊，畢竟她心知肚明，要不是劉彩鳳夠惡毒，她家的傻兒子，李家的獨苗，只怕這輩子都難討到媳婦。

「虎子。」李大嬸想起寶貝兒子，立刻轉身拿著帕子將李虎嘴邊的口水擦了下，輕聲哄道：「等會兒你乖乖進去，在這個房裡睡一晚。你別怕，娘就在外頭等著。」

「不要。」李虎看著黑漆漆的房間，猛烈的搖頭，「我要回家，我不要睡這裡。」

「虎子乖。」李大嬸怕他吵醒人，連忙安撫，掏出一個甜果子，「這個拿著，你聽話，若乖乖去睡覺，明天娘給你買糖。」

李虎的眼睛一亮，「要很多糖。」

「好，很多糖。」李大嬸一口答應，「娘這次不單會給虎子很多糖，還會給虎子

找個媳婦陪你玩兒。」

李虎壓根不懂媳婦是什麼，但聽到有糖吃又有得玩，立刻樂得咧嘴笑。

劉彩鳳看著流著口水的李虎，只覺噁心，想到趙小丫要和這個傻子過一輩子，莫名的心情又愉快起來，連忙出聲催促，「時候不早了，趕緊讓人進去，明日一早還有得忙。」

「知道了。」李大嬸帶著李虎跟在劉彩鳳後頭進門。

怕吵醒床上的人，劉彩鳳不敢點燈，指了指床的方向。

李虎雖傻，但也清楚要睡就得躺在床上，雖說這床很硬，但這時辰他也累了，躺下後沒一會兒功夫便呼呼大睡。

李大嬸和劉彩鳳見了，這才放心的從房裡退了出來。

「嫂子，妳也累了，快去歇會兒，天亮時咱們再過來。」

李大嬸點了點頭，聽著劉彩鳳的安排，先在堂屋暫時窩一晚，趙小丫憋著氣躲在灶房，直到四周又恢復寧靜她才鬆了口氣，靠著角落的木柴，若有所思的看著窗外月移星空，原來上輩子她就是這樣被算計。她手撫獸牙手串，慢慢等著時辰流逝。

睡在堂屋的李大嬸心中記掛著事，睡得並不安穩，等雞一啼叫就迫不及待的起身。外頭的天還只是濛濛亮，她小心翼翼的出了院子。

昨夜進來的時候一片漆黑，如今放眼打量了下小院，倒是整理得乾乾淨淨，看來趙家靠著趙老爹的手藝，日子過得不差。

雖說趙小丫不得寵，但趙家總不可能連一個子的嫁妝都沒有，她給寶貝兒子娶媳婦可是狠狠的出了五十兩銀子，家產都去了大半。

打量了趙家半天，李大嬸打定主意多少得拿回來點才成。

心裡有了計較，她裝模作樣的用力拍著大門的門板，在寂靜的清晨顯得刺耳。

劉彩鳳聽到外頭的吵鬧先是皺了下眉頭，接著聽到李大嬸的吼聲，立刻回過了神，想起了她準備的一場大戲。

她連忙起身推了推身旁的趙老爹，偏偏今日他睡得跟死豬似的，她才這想起，為了預防他沒睡沉，起來壞事，連他都被下了藥，難怪醒不來。

「沒出息的東西。」劉彩鳳啐了聲，套了鞋子連忙出去，一踏出去，立刻揚著聲音裝模作樣的嚷道：「是誰啊？一大清早上門來吵人！」

李大嬸一聽到劉彩鳳的聲音，雙眼一亮，立刻回道：「妳還不快點把我家虎子給交出來！」

「什麼虎子？妳不是李家嫂子嗎，怎麼，妳找兒子找到我們趙家來了？」

「虎子昨夜說要來你們趙家找媳婦兒玩，一個晚上沒回去，妳快點開門，把虎子叫出來。」

兩人一搭一唱的聲音在寂靜的清晨特別清楚，已有幾戶鄰近的人家被吵醒，忍不住好奇的探頭瞧。

「什麼虎子在我家，妳可別胡說。」

「是不是，進去找不就知道。」

「真是丟人現眼。」劉彩鳳看到門外聚集了人，立刻一副氣急敗壞的樣子，「趙小丫那死丫頭，我就知道不安分，這才多大年紀就懂得勾搭男人進門。」

趙小丫？圍在趙家門外的幾個村民面面相覷，就趙小丫那瘦弱膽小的樣子還能做出勾搭男人這等事？

「我說孀子，那可是妳閨女，可別搞不清楚就壞了自個兒閨女的清白。」開口的是住在隔壁的柳嫂子，她嫁進大山村沒幾年，跟趙小丫不熟，卻對不多話，逢人總是笑著的她印象很好，忍不住說句公道話。

「我是她娘，還會冤枉她不成？」劉彩鳳不客氣的回嗆，「這個死丫頭，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訓教訓。妳是聾啦？趙小丫，還不滾出來！」

見沒有動靜，劉彩鳳直接帶人推開趙小丫的房門，陰暗的房裡只隱約看到床上躺了人，她一個劍步上前，一掌就拍了下去，「丟人現眼的賤丫頭，還不給我起來！」趙雪睡得正熟，平白挨了一記，迷迷糊糊的睜開眼，還沒來得及回過神，又是一個巴掌往臉上招呼，這一痛令她眼眶一紅，委屈的喚道：「娘？妳怎麼打我？」聽到趙雪的聲音，劉彩鳳的身子一僵，低下頭定眼一看，這一看還得了，竟然是自己的寶貝大閨女！

她嚇得臉一白，這房裡擠進了不少人，更別提院子裡還有不少看熱鬧的，少說也有十多個人。

劉彩鳳腦子一空，連忙將手上的被子一拉，將趙雪包得密實。

被人聲吵醒的李虎揉了揉眼睛坐了起來，看到李大孀，愣愣的喚了聲，「娘。」

「你們瞧瞧，我家虎子真在這裡！」李大孀沒察覺劉彩鳳的不對勁，逕自嚷嚷著，「真是不要臉，竟然還拖著我家虎子躺同張床，蓋一個被窩。」

「還真是。」看熱鬧的村民一下竊竊私語了起來，「真沒想到，平時看著小丫可不像這樣的人……」

李虎被李大孀給拉下床，他想起了她的交代，也跟著嚷道：「娘，我媳婦兒……虎子要媳婦！」

「娘知道。」李大孀讚賞的看了傻兒子一眼，也不顧劉彩鳳神色不自在，只道：「我說趙家嫂子，事情既然到了這地步，咱們李家是明理人，也不為難你們，改明兒個我就派媒婆過來定個日子接趙小丫，成不成？」

「成！當然成。」劉彩鳳此刻豈有不應的道理，雖不知為何是趙雪躺在趙小丫的床上，但現在沒必要追問，只要將罪名給釘死在趙小丫身上就是，「我們這門親事就說定了。」

「好。」事情如了願，李大孀笑開懷。

躺在床上的趙雪整個人僵硬地一動不動，死死的咬住下唇，她知道如今萬萬不能讓人知道躺在床上的是她，不然她這輩子就完了。

李大孀笑咧了嘴，正打算趁著人多談談嫁妝一事，如今趙小丫被捉到和她兒子在一張床上，只能嫁他們李家，她自然得多少討回點銀兩。

就在這個時候，外頭響起了一陣不小的驚呼聲。

「這不是小丫嗎？」說話的正是柳嫂子，她看著睡眼惺忪出現在灶房門口的趙小丫，幾個大步拉住人，「妳怎麼在這裡？妳娘說妳在床上藏了個男人，正鬧著呢。」趙小丫一臉無辜的眨了眨大眼睛，「柳嫂子，妳說什麼？我聽不懂，我一直在灶房裡。昨兒個夜裡我本要給我爹和姊姊抬水進屋擦身子，誰知道太累了，不知不覺睡著，直到聽到外頭吵鬧才醒過來。」

柳嫂子聞言雙眼閃著光亮，「妳是說妳從昨夜就一直在灶房裡？」

趙小丫點了點頭。

「妳在灶房，那妳床上躺的人是誰？」

方才在灶房裡，趙小丫將外頭的動靜聽得一清二楚，她知道若她不出面，那對母女肯定會將失貞的罪名安在自己身上，所以選在外頭聚集了許多村民時現身，如今眾目睽睽，趙雪別想安然脫身。

上輩子她承受的苦難，就送回給趙雪。

趙小丫側著頭老實回答，「可能是姊姊，昨夜姊姊說要跟我聊聊，所以我讓她去我房裡等著。」

外頭的聲音清楚的傳進屋裡，劉彩鳳只覺得眼前一陣黑。

李大嬸聞言有些糊塗，將擋著視線的人推開，果然見到外頭的人是趙小丫。

上次劉彩鳳有把趙小丫帶來給她瞧過，瘦瘦黑黑又長得普通，但看在她手腳俐落、能幹活的分上，她也不計較長相。

如今趙小丫不在床上，那床上……

李大嬸的目光落在劉彩鳳死命護著的被子上，想到趙家還有另一個閨女，年紀小小就豔名遠播，她心頭一樂，立刻上前要將被子拉開。

「妳做什麼？」劉彩鳳吼道。

「讓我瞧瞧。」李大嬸堅持要扯開被子，跟劉彩鳳推拉了起來。

李虎在一旁見了，也跟著扯被子，嘴巴還不停的吼著，「媳婦，我要媳婦！」

「放手，你這個死傻子。」劉彩鳳怕李虎真把被子扯開，急得一巴掌揮了過去。

李虎被打了一巴掌，先是一傻，最後忍不住哭出聲，「娘，好疼。」

李大嬸就這麼個獨苗，雖是個傻的，但也是擺在心尖上，聽李虎喊疼，立刻護犢子的吼道：「殺千刀的！妳敢打我兒子，看我怎麼收拾妳！」

屋子裡亂成一團，劉彩鳳死命的護著被子，白白的挨了李大嬸好幾下，氣得牙癢癢。

趙小丫連忙擠進去，「娘、嬸子，妳們別打了。」

她試圖將人給拉開，卻像是不經意被絆了下，手胡亂的一扯，用力扯開被子，直接跌倒在地。

趙雪只感覺眼前一亮，整個人登時顯露在眾人的目光之中。

「瞧！真是趙雪！」

驚呼聲響起，趙小丫連忙起身拿著被子重新將趙雪蓋上，「姊姊，都是我笨手笨腳，對不起！姊姊，我給妳蓋回去。」

趙雪一看到眾人就知道完了，雙手一揮用力的推開趙小丫，「滾開！不用妳假好心。」

趙小丫被推倒在地，無辜的雙眼含著淚。

劉彩鳳此刻也顧不得跟李大嬸扭打，上前抱住自己的閨女，氣得渾身發抖，用力的踢了趙小丫一腳。

趙小丫沒躲，硬生生的受了。

「趙家嬸子，妳這心也偏得太過了。」一時之間替趙小丫打抱不平的聲音響起，「今天幹出失節破事的可是趙雪，妳不教訓趙雪就罷了，怎麼還動手打小丫？」

「我打我閨女關你們什麼事，全部都給我滾出去！」劉彩鳳顏面盡失的大吼。

趙雪被眼前的陣仗嚇傻，忍不住將臉埋在劉彩鳳懷裡嚎啕大哭。

「劉彩鳳，我告訴妳，現在要打發我可不成。」李大嬸不客氣的直呼其名，她一心盼著兒子娶到媳婦，至於對象是趙小丫或趙雪都行，但若真論私心，能娶趙雪自然是更好，畢竟劉彩鳳對這個閨女偏心到沒邊，兒子娶了個受寵的，將來她才更容易討得好處，「咱們先把親事給說定了。妳是趙雪吧，也別哭了，嫁人是喜事，等嫁進李家，虎子會待妳好的。」

趙雪聞言身子一僵，想到流著口水的李虎，埋在劉彩鳳懷裡的頭猛力搖著，「我不嫁！我才不嫁傻子。」

「說什麼傻子。」李大嬸笑容消去，「這是妳夫君，跟妳躺了一張床，蓋了同件被，這麼多雙眼睛都瞧見了，妳不嫁也得嫁。」

「胡扯什麼！」劉彩鳳不管不顧的睜眼說瞎話，「少在這裡胡說八道壞我閨女名聲。」

李大嬸的臉色變了，她可不是省油的燈，嘲弄的一哼，「現在才要名聲？妳當這些鄰里是瞎的不成？昨夜可是妳求我帶虎子來，說要將閨女嫁給我虎子，還收了我五十兩銀子，現在要反悔可遲了。」

「我放虎子進來是要睡趙小丫，可不是……」劉彩鳳話一出口，心裡暗道壞了，立刻閉上嘴，但話已落入外頭鄰里的耳裡。

竟設計敗壞自己閨女的名聲，這還真是前所未聞，鄰里無不鄙夷輕視。

聽著外頭傳來一陣竊竊私語，眾人看著趙小丫的眼中透露同情，劉彩鳳就算平時再潑辣，如今也是滿臉通紅。

趙小丫委屈的紅著眼，喃喃道：「我還想著家裡怎麼可能平白無故有外人進門，還睡在我的床上，原來一切都是娘……」說到最後，聲音帶了哽咽，「娘……我跟姊姊都是妳的閨女不是嗎？為何要這樣對我？我到底是不是妳親生的？」

「天可憐見，小丫這話還真是說進我們每個人的心裡去了。」柳嫂子向來厭惡劉彩鳳的作派，曾經富貴又如何，早就已經敗落卻還想著過去的風光，平時雖有些舊識寄來不少好東西，但這樣就以為自個兒也是富貴人家似的眼高於頂，令人不喜，「我也挺懷疑小丫到底是不是妳親閨女，妳這麼對待小丫，也不怕天打雷劈。」

「她從我肚子裡爬出來，我想如何待她是我的事。」劉彩鳳像是瘋了似的衝出去，拿起掃把趕人，「全都給我滾出去！」

村民一陣罵罵咧咧的被趕出門，李大嬸倒是一臉的洋洋得意，「我告訴妳，瘋婆子，不管是趙小丫也好，趙雪也罷，總之過幾日我便派媒婆過來。」

劉彩鳳沒回應，將人全都趕出去，用力的將門拴上，接著衝到趙小丫面前，抬起掃把就往她身上招呼。

趙小丫靈巧的一閃。

劉彩鳳瞪大了眼，「死丫頭，妳敢躲！」

「前幾日我說不嫁，妳不答應，硬是痛打我一頓，我當時不閃不躲，還以為讓妳打罵一頓，妳消了氣後就會改主意。」趙小丫目光灼灼的指控劉彩鳳，「沒想到妳今日使這種下三濫的手段想要壞我名聲，逼我出嫁。娘，我孝順但不是傻，妳既然不把我當閨女，我又何必敬妳為娘親？」

劉彩鳳聞言心像是火在燒一般，「明明就是妳陷害妳姊姊，不然她怎麼會在妳床上？」

「娘，昨兒個是姊姊說要進我屋子裡跟我聊聊，我燒水時看她有些累，便背她回我屋裡睡會，打算等會兒再叫她起來洗浴，我也不知為何燒好水之後會暈得直接睡在灶房裡。」

劉彩鳳一時啞口無言，她自然不會懷疑趙小丫說的話有假，畢竟她性子懦弱，給她十個膽也做不來這陷害的事。

十有八九是趙雪下手時出了錯，下藥下到自己身上，又陰錯陽差的睡到趙小丫床上，才有了今日這一團亂。

她的心一陣悶痛，「不管如何，李家妳是不想嫁也得嫁。」

「娘，李虎跟姊姊躺在同張床上，我再不知事也明白姊姊的名聲毀在李虎手上，所以我不可能嫁給李虎。」

「閉上妳的嘴，李虎算什麼東西。」劉彩鳳吼道：「妳姊姊長得好，性子溫和，妳連她一根頭髮都比不上，妳這副鬼樣子能嫁進李家還是福氣——」

「既是福氣，就留給姊姊吧。」趙小丫氣極，打斷了劉彩鳳的話，「縱使我比不上姊姊，但至少並未失節，娘這輩子一心想要替姊姊找個富貴人家，只怕是難了。」在屋子裡的趙雪聞言像是瘋了似的衝出來，抬起手一巴掌就往趙小丫的臉上揮去，嘴上還惡毒的嚷著「妳這個陰險毒辣的賤蹄子！」

趙小丫眼底一冷，輕易的握住她的手腕，「姊姊，這句話該留給妳自個兒。」

趙雪手腕發疼，看著她陰狠的雙眼，沒來由地一陣顫慄，「妳——是妳陷害我！」

「天地良心。」她的聲音輕柔得可怕，目光如炬的看著趙雪，「到底是誰想陷害誰？」

趙雪一張臉鐵青，想到日後自己的名聲和閒言閒語，恨不得死了一了百了。

「膽子肥了，還想打妳姊姊，妳這個不孝的東西，我今日不教訓妳，妳真要上天了！」

看到劉彩鳳揮過來的掃把，趙小丫不客氣的將趙雪給推出去。

劉彩鳳來不及收手，掃把直接打到趙雪臉上，竹枝劃過她的臉，細緻的臉頰立刻出現兩道血痕。

「啊！」趙雪尖叫著捂住臉。

劉彩鳳嚇得手中的掃把掉在地上，急忙上前察看，「怎麼了？快讓娘瞧瞧。」

「好疼！娘——我的臉！我的臉好疼。」

趙小丫冷眼看著劉彩鳳緊張的護著趙雪，她活了兩輩子都無法理解為何自己聽話乖巧卻始終得不到母親同等的關懷。曾經她介意，但如今已經看淡，因為上輩子曾有人告訴她——不奢求就不會痛苦。

所以她記得了，只要心裡有一點渴望時，她的腦海中就會出現這個句子。

她看著站在院子另一頭一臉愁眉苦臉的趙老爹。

旁人都看得清的事，趙老爹自然也是明白，今天這場大戲擺明了是劉彩鳳要設計自己的閨女。

趙小丫不知道她爹心中是何感受，或許有怒、有怨、有不甘、有不捨，但不管如何，他雖是這個家中待她最好的，卻終究只會對她在家中的處境視而不見。

趙小丫沒理會母女倆，走到角落背起竹簍，頭也不回的出門。

她不會天真的以為這對母女會就此放過她，只是她不害怕。

她相信經此一事，這一世再不一樣。她早晚會離開趙家，離開這裡。

Crescent Family